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洊叔嘗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守正 凡八十二則

聞之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非𠩄法者所得私也是以辟宥致惟中之戒畏休申敬成之義桎牒所紀忤九重而不爲亢拂羣議而不爲異用重典而不爲苛持輕比而不爲縱或威

奮于一時或守義于平日要以刑惟天齊用本天討式適非已倫要惟人可與法爲存亡而不可與法爲出入先哲之用心違矣雖然家使之屬吏與公車之劾奏同一君嗣也然執法之子君子不于此而于彼者蓋挾邪之與居正傾適之與守義其用心固不同也爰彙寄正

呂革出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

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華過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適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之公詰之僕人以里華對爲執之曰違君命者汝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奸使君爲奸藏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董狐書趙盾

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後屠岸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弑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罪是非先君之意而為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卒滅趙族按屠岸賈之滅趙氏雖為逞忿然其討罪之辭即董狐書盾之意也盾當日不能辭於董狐之筆其子孫安得免於屠氏之誅乎

釋之堅執法

漢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吏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顧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

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又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汲黯爭愚民

漢汲黯爲右內史匈奴渾邪王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得匈奴

之嬴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乎

史弼執無黨

東漢史弼遷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

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上司誣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高柔請主名

高柔仕魏遷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于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明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

乃敢獵吾禁地送廷尉廷尉便當收掠何復請
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
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芝禁淫祀

魏司馬芝爲河南尹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
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
令芝不通輒勑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
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

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勑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明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

鮑勛不擅縱

鮑勛為魏郡西部都尉時魏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

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陳頵按貴藩

晉陳頵爲鄙從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閒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弁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遺謬結乃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陸操請罪狀

陸操爲廷尉卿齊文襄時爲世子甚好色崔季舒爲掌媒焉薛氏寡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王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世子怒召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

善心按私役

許善心入隋轉禮部侍郎時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毋且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嘗半日而罷攝

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僚咸議爲虛善心以爲述于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于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

特詔原述

柳莊諫重法

柳莊仕隋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杖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

趙綽爭濫殺

隋趙綽授大理丞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

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悉令處斬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轉爲大理少卿掌故來曠告綽濫免囚徒推驗無實帝怒命斬之綽固爭帝拂衣入閤綽托他事復入再拜曰臣有死罪三不能制馭掌故使觸天刑一也因不合死不能死爭二也本無他事妄言求入三也帝意解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酒及二金盃曠得免死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帝以爲厭蠱命斬

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命引綽斬之綽曰寧殺臣不可殺宣至朝堂解衣就刑上復使人問之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乃釋之

屈突丐千命

屈突通仕隋爲親衛大都督開皇中遣往隴西撿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以下千五百餘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産之故殺千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丐千餘命帝感悟

命皆減死論擢爲右武候將軍

源師斷衛士

源師隋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游元劾請囑

隋游元煬帝時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字文述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囑元不之見他日謂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素立守三尺

唐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命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

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遐荒尚阻奈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戴冑奏冒牒

唐戴冑為大理時選者盛集有詐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偽者獄具冑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以不信卿賣獄邪冑曰陛下登時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奈何冑

曰法者布大信于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之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于法此忍小忿從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

戴胄免校尉

戴胄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

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車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論其功非憲司所決者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也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人之公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附之更欲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免校尉死

裴矩諫絺饋

唐裴矩遷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艾之乃間遣人遺諸曹一吏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當然陛下以計紿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

蕭鈞宥工罪

唐蕭鈞遷諫議大夫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高宗詔殺之且附律均曰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罪

仁傑議伐栢

唐狄仁傑爲大理丞時武衛大將軍李善才坐誤斫昭陵栢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彊仁傑令出仁傑極言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何如主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李嶠列枉狀

唐高宗時李嶠爲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真等獄將抵死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等覆驗德裕內知其冤而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列其枉狀

日知免囚死

唐李日知爲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懷古申僧枉

唐裴懷古爲監察御史時恒州鹿泉寺僧淨滿爲弟子所謀密畫女人居高樓仍作淨滿引弓而射之藏於經笥已而詣闕上言僧咒詛大逆不道則天命懷古按問誅之懷古究其辭狀釋淨滿以聞則天大怒懷古奏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豈使臣誅無罪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今愼守平典雖死無恨也則天意乃解

宋璟勘易之

宋璟仕則天時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驕恣益横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王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渉不順爲飛書以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問以明國法則天不悅内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勑令璟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

將加鞫問俄有特勑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

景儉爲守法

杜景儉仕則天時爲秋官員外郎與侍郎陸元方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下明詔六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命於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宰相曰詔爲司刑設何預秋官邪景儉曰詔令一布無臺寺

之異后以爲守法

元紘斷碾磑

唐李元紘爲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判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懷貞不能奪

張鎰理盧樅

唐張鎰爲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

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詵令詵銜之搆誣外 發
鎰按驗縱當降官及下有司縱當罪死鎰具公服
白其母曰上疏理縱縱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
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爲憂敢問所安母
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正罪縱獲配流
鎰貶撫州司戶

存誠罪鑒虛

唐薛存誠擢御史中丞僧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
權倖招懷賂遺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頔

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事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于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詰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虛罪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

柳渾釋玉工

唐柳渾判門下省上命玉工爲帶墜壞一銙乃私市以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

決死詔至中書渾執奏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工釋放詔從之

裴度理裴寰

唐裴度改御史中丞時宣徽院五坊小使每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需索百姓畏之如寇盜有小使嘗至下邽縣縣令裴寰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搆寰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

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决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决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翼日令釋寰

仲郢罪專殺

唐柳仲郢遷侍御史富平縣人李秀才籍在禁軍誣鄉人斫父墓栢射殺之法司以專殺論文宗以中官所庇决杖配流右補闕蔣係上疏論之不省

仲郢執奏曰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明在
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秀才犯殺人之科愚臣備
監決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至微豈敢曠
職其秀才未敢行決望別降勑處分乃詔御史蕭
傑監之傑又執奏帝遂詔京兆行決不用監之然
朝廷嘉其守法

彥威論自首

唐王彥威遷諫議大夫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殺
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罪以出其父京兆

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首罪免父有光孝義請減死配流彥威與諫官上言曰殺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與雖免父不合減死詔竟許決流

穆贊不曲法

唐穆贊轉侍御史分司東都時陜州觀察使盧岳妾裴氏以有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鞫其事御史中丞盧紹佐之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宰臣竇參與紹善怒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

出爲郴州刺史後擢御史中丞時裴延齡判度支以姦巧承恩屬吏有贓犯贊鞫理承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贊三執不許以款狀聞延齡誣贊不平貶饒州別駕

孟容繫護軍

唐許孟容拜京兆尹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克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貞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驕橫

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撓以法繩之一軍盡驚訴寃于上上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今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

蕭遘原李損

唐蕭遘同平章事時王綱不振天下諸侯半出羣盜強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爲徐州從事詳爲衙將時溥所逐而賓佐

陷於徐及溥爲節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仇行酖溥收凝古殺之凝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捜訴言損與凝古同謀内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令孜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堅執證損無罪令孜怒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當死即死安可取辱于黄門之手遣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曰李凝古行鴆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不復論李損父子相别三四年

音問斷絶安得誣罔同謀時溥壞法淩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悖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為之改容損得免止于停任

玄亮救申錫

唐崔玄亮遷右散騎常侍時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搆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詣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

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

韋澳追莊吏

唐韋澳爲京兆尹時宣宗之舅鄭光別莊吏頗恣横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澳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

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對曰陛下自內廷用臣爲京兆尹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寛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民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於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决貸死可否對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可久宥失人

宋劇可久爲大理卿常州民李惡美妻詣御史臺訴夫私鬻鹽罪不至死判官楊瑛寘以大辟有司攝治瑛瑛具服可久斷瑛失入減三等徒二年半宰相王校欲殺瑛召可久謂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瑛枉殺人其可恕乎可久執議益堅瑛得免死

陳洎自實狀

宋陳洎爲開封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有族人貴驕自杖老卒至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

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扆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直爾曹依違懼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詰琳琳又迎問曰何如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之公亦不及罪

文恭治司吏

宋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爲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胡文恭公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有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惕息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

公孺論傷王

宋呂公孺爲開封推官。民鬻薪爲盜所獲。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

師中吏郡牒

宋李師中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詔吏報許。師中吏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壽隆論效賊

宋朱壽隆提點廣西刑獄。時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錢郎平衢獄

宋錢郎，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舉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唆郎以薦牘，使往治。郎曰：「吾寧老死選下，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卒平反之。

吉甫爭咒詛

宋神宗時南郊起慢城役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咒詛不應死遂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邪吉甫從容敷陳不少懾帝爲霽怒其人得釋又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上聞詔鞫之吉甫論當笞章惇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笞

吉甫論官燭

宋王吉甫遷刑部員外郎時大理少卿舒亶以官

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不可執政怒移獄他所吉甫亦就辨置乃用飲食議罪不以燭也

濂溪委手版

宋周惇頤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逵不聽惇頤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乃得免

晉卿執獄情

宋韓晉卿爲大理卿開封府民爭鷄殺人王安石以爲盜拒捕鬬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鬬殺也登州婦人殺夫郡守許遵執爲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庭晉卿持之不少變

吳育罪向綬

宋吳育叅知政事時向綬知永靜軍爲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搆獄以危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大臣有營助欲傳輕法育曰不殺

綏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

蔡齊不撓法

宋蔡齊拜樞密副使蜀大姓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乃抵齊雄罪

程琳究使令

宋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

老卒死貧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而歸其妻

沈畸平錢獄

宋沈畸崇寧中擢監察御史蔡京與蘇州錢獄欲

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將陷以顯仕白爲右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卽日決釋無証佐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

表臣佯不知

宋吳表臣調通州司理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

有武臣強取之章誣以事繫獄表臣方鞫之羣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爲不知者卒直其事

王衣論自傷

宋王衣爲大理寺正時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燃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

李綱議僭僞

李綱宋高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

赴闕綱以十事要說其四曰議僭逆其五曰議僞命翼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張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則非但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

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乃詔邦昌潭州安置偽命吳幵莫儔而下皆貶謫有差

何鑄察飛冤

宋何鑄拜御史中丞時秦檜力主和議惡岳飛異己欲除之脅飛部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

涅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驗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

時中爭囚死

宋苗時中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

公弼懲圉者

宋石公弼調衛州司法叅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時牧法至密郡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當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絶檻害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怒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

張洞罪敎令

宋張洞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修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為首。夫為從。且非其意。不當死。眾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修甚重之。

世忠詰秦檜

宋秦檜誣殺岳飛獄成。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

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如圭諍斬人

宋范如圭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白其誤帥爲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柰何重易一字而輕數十人之命帥矍然從之

應龍爭逸盜

宋徐應龍調湖州法曹湖南撿法官潭獲刼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獄讞於憲司應龍閱實其辭

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將置逸盜於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吾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博大官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

楊簡白府吏

宋楊簡字敬仲舉進士任富陽主簿中平無頗一府吏觸怒帥令簡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責往事寘之法某不

敢奉命

呂午爭廬兵

宋呂午欽人為當塗縣丞攝蕪湖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為言郡守吳柔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牘不可謂奪柔勝愈怒不息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為出怒不息欲黥二兵午徐曰廬兵初無公牘

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反罪盧兵恐不可久之
卒從午請

魏濤辨墜死

宋魏濤知沂州有兩讐鬪而傷各散歸而傷者死濤詰問未得其故而不能决死者子訴於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枉後得其實乃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誣遂解

希憲奏廷對

元廉希憲中統中拜平章政事有訟四川帥欽察

者帝勑中書亟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尚爾遲回邪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其後事竟無實欽察得免

王磐詰貪暴

元王磐爲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魯花赤忙忽解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旣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淸淸逃獲逸乃盡殺

其父母妻子淸訴諸官權要蔽忙忽辭不爲理又欲反其具獄磐竟奏寘諸法籍其家貲以半給淸

禿堅救廷瑞

元禿堅不花至大中拜宣徽使爲同官賈廷瑞所嫉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尙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上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上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力爭邪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

伯啓爭赦前

元曹伯啓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也

澤民罪王甲

元汪澤民遷南安路總管府推官鎮守萬戶朵兒赤把持官府郡吏王甲毆傷屬縣長官訴郡同寮畏朵兒赤托故不視事澤民獨捕甲繫之獄朵兒

赤賂巡按御史受甲家人訴欲出之澤民正色與辨御史沮怍夜竟去卒正甲罪

不忽諍亂法

元不忽木平章政事成宗時西僧請釋罪人祈福謂之禿魯麻豪民犯法者皆賄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

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是以爲故事

岳柱悟丞相

元岳柱至順二年除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歛福亦非宰相福也今使者以此意復命時燕帖木兒爲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伏罪誣告人若干人丞相以奏帝嘉之特賜幣

帛及上尊酒

繼宗慚御史

國朝楊繼宗知嘉興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誰何繼宗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繼宗曰盜有失主何人也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去

重威按海兵

劉重威爲韶州守適山寇竊發屬邑戒嚴時備兵僉事以有警自清遠巡歷隨部海兵船駐英德河

下海兵旣稔地利夜於空僻處踰墻入縣殺守卒掠帑金斬邑南門以出守城兵卽時追獲賊兵衆反以帑金坐民兵僉事者冀自全隨海兵所坐之熏感聞而泣曰下吏脫罪上冀完名使我殺人以媚人而可爲乎亟治文書力爲昭雪次日解印綬棄官而去適御史按部亟留之乃反於是按海兵罪而脫民兵五十人之死僉事落職歸劉官至大參享年九十有二

以道縛僨奴

陝西劉佐字以道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治河西務時勢人奪國利無賴子詐名勢人僕長揖主者曰吾某官府致意公欲得某利某利主者或辟其威莫敢詰輒遂其請佐至無賴子二又傳其勢人意求利不從語不遜佐怒罵曰贋奴爾欲弋利乎吾所司者濟商而足國用也即勢人來吾亡寧以吾官故而損國況爾贋奴乃欲弋利乎叱侍夫杖於庭杖下數十亡賴子伏罪置於法

喬新從公坐

何文肅公喬新江西廣昌人進南刑部郎中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多優容之公獨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官掌衛事袁彬囑公右百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

胡濙拂衣出

尚書胡濙景泰中王文威權赫奕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日求其罪不得

也會聽鄉人有事吏部應咨聽爲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眞之死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以大臣囑託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而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議遂罷曰再議之公歸遂臥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太監興安問疾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安爾

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悖也安以告於　上旣而法司復以比擬　上詔曰比殺人可乎聽得不死

牟斌庇言官

牟斌正德初掌錦衣鎭撫事南科道官戴銑薄彦徽等以論權閹及留閣臣下詔獄斌輕刑貸居曲爲申救御史任諸恕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實他出斌曰古人恥不與黨人公乃爲忠而悔耶劉瑾令斌復要時去銑奏權閹字斌謂其寮曰存此則諸

公臣節白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自爲計奏入瑾怒又偵知庇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得復任

祝守批濠牒

山陰祝瀚爲南昌知府時逆濠勢漸熾戕民黷貨瀚屢裁抑王府有鶴帶牌者縱於道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捕民抵罪傾奪其貲瀚批其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預人事濠卒不能遏

王丞不阿上

王士魁泰和人隆慶初爲合浦丞一日與欽州知州劉宗覲謁郡郡守周宗武謂士魁曰前牒下勾某犯眞盜也久稽不解者何士魁拱手對曰丞固知某者係良民上誤訪爲盜因覔之至此周艴然曰丞奈何與府抗士魁曰誣良爲盜烏在其爲民父母也死不敢逃罪旣罷周語劉曰吉郡固多貞士適王丞所對大有執持鄉丈其爲我謝焉王後陞名山知縣

仁獄類編卷之十終